

唐代诗人爱牡丹

在大唐盛世，牡丹花名冠天下，有研究者说牡丹花是唐代的国花。诗人刘禹锡《赏牡丹》诗云：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赏牡丹成为唐人的时尚。牡丹原生于山谷丘陵。成书于汉代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：牡丹“一名鹿韭，一名鼠姑，生山谷。”据《海山记》记载，喜欢奇花异草的隋炀帝把牡丹移植京都。唐朝时，长安的牡丹种植得到迅速发展，当时已出现种植牡丹的花师。柳宗元《龙城录》记载：“洛人宋单父，字仲孺。善吟诗，亦能种艺。凡牡丹变易千种，红白斗色，人亦不能知其术。上皇召至骊山，植花万本，色样各不同。赐金千余两，内人皆呼为花师。”

在唐代，宫廷寺观、富豪庭院、百姓民宅种植牡丹蔚然成风，并且培育出众多品种。作为东京的洛阳，牡丹种植业也得以迅猛发展，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。每到谷雨前后，长安、洛阳以及城郊，牡丹盛开，香气袭人，人们携带酒食，结伴而行，赏花踏青，牡丹园中的人群摩肩接踵，络绎不绝。春赏牡丹，已成为唐人的时尚，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载：“京城贵游，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”白居易的《牡丹芳》描写道：“遂使王公与卿士，游花冠盖日相望。庳车软舆贵公主，香衫细马豪家郎。”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”

唐人赞美牡丹为“国色天香”。牡丹花色泽艳丽，雍容华贵，素有“花中之王”之誉，象征着高贵、高洁、典雅的精神品质。因为唐朝的皇帝多爱牡丹，被誉为“国色天香”。苏鹗《杜阳杂编》载：“上(唐文宗)于内殿前看牡丹，翘足凭栏，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‘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语，含者如咽。’吟罢，方省元舆辞，不觉叹息良久，泣下沾臆。”李濬《松窗杂录》记载说，程修己因绘画水平高，得以进谒唐文宗李昂。文宗正在内殿欣赏牡丹花，因喜欢诗，便问程修己：“现在京城传唱的牡丹诗中谁写得最好？”程答道：“在公卿士人中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的诗，曰



‘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’文宗赞叹一句，笑着对爱妃说‘在你的妆镜台前饮美酒，唱正封之诗。’牡丹的‘国色天香’之美誉由此而来。唐高宗李治在后苑宴请群臣，乘酒兴观赏双头牡丹并赋诗。上官婉儿的诗联‘势如联璧友，心似臭兰人’惊艳绝伦，意思是双头牡丹姿态犹如相连的璧玉般美的友人，内心好似轻嗅兰花的高洁之士。《杜阳杂编》记载：

“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，花始开，香气袭人，一朵千叶，大而且红。上每覩芳盛，叹曰：‘人间未有。’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蛱蝶万数，飞集于花间，辉光照耀，达晓方去。”

在唐人的眼里牡丹是美的化身，是纯洁与爱情的象征。早在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里就有赞美牡丹的诗句：“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描写的是三月三上巳节，青年男女相约春游，一位男子向心仪的美女赠一朵鲜艳的牡丹，表达爱慕之情。李商隐有《牡丹》诗云：“锦帷初卷卫夫人，绣被犹堆越鄂君。垂手乱翻雕玉佩，折腰争舞郁金裙。石家蜡烛何曾剪，荀令香炉可待熏。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叶寄朝云。”全诗构思巧妙，借物比人，又以人拟物，借咏牡丹抒发诗人对意中人的爱慕、相思之情，暗示意念中的情人如花似玉。艳冠群芳的杨贵妃也极爱牡丹，在宫廷上苑遍植牡丹。

牡丹在唐朝已成为一种产业。牡丹既可观赏，又具有实用价值，还有人将牡丹种植作为产业。《唐国史补》载：“人种以求利，本有值数万者。”牡丹花可药用和食用。以根皮入药，称牡丹皮，又名丹皮、粉丹皮、刮丹皮等，系常用凉血祛瘀中药。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，就有数十个药方

采用牡丹和牡丹皮作为药剂，其中又以妇方最多。有不少地方用牡丹鲜花瓣做牡丹羹，或配菜添色制作名菜的。牡丹花瓣还可蒸酒，制成的牡丹露酒口味香醇。张又新《牡丹》诗云：“牡丹一朵值千金，将谓从来色最深。”李商隐说：“终销一国破，不啻万金求。”

唐朝文人善咏颂牡丹。牡丹绚丽、清雅的身姿和具有富贵、吉祥、幸福、繁荣的象征，为大唐盛世的文化繁荣注入了勃勃生机，成为文人雅客绘画咏诗的重要题材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说“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”。唐朝文人喜欢牡丹近似疯狂，或绘画，或咏诗，或歌赋，以牡丹抒情，或赞美，或相思、或兴奋，或消愁，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，可谓须臾不可离。唐人韦绚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记载，最早画牡丹者是南北朝的画家杨子华。据画史记载，唐朝不乏画牡丹的丹青妙手，他们的画作或润秀清雅，或泼辣豪放，幅幅神态各异，生动传神。如长安的边鸾最擅长画花鸟折枝，他所画的牡丹千姿百态，生机盎然。

在唐代之前，文学作品中提及牡丹的十分罕见，唐朝讴歌牡丹的诗词大量涌现，有人统计描写牡丹的唐诗共有200首之多。白居易最爱牡丹，与洛阳牡丹结下了深厚感情，他在《牡丹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绝代有西子，众芳惟牡丹。”《买花》一诗中描写了牡丹盛开时万人空巷，相携往观的壮观景象：“帝城春欲暮，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”《惜牡丹》云：“惆怅阶前红牡丹，晚来只有两枝残。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。”爱花惜花之情溢于言表。

有人统计白居易一生写下了十三首牡丹诗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是爱牡丹之人，他在《西明寺牡丹》写道：“花向琉璃地上生，光风炫转紫云英。自从天女盘中见，直至今朝眼更明。”徐凝《牡丹》云：“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疑是洛川神女作，千娇万态破朝霞。”诗人通过赏花的主观感受间接表达了牡丹之美，表现了诗人对牡丹花的喜爱。

(据《齐鲁晚报》)

◎收藏——

南宋江州钱牌

近日，笔者在古玩市场上看到一枚浑身沾满黄泥土、呈长方形的铁块，摊主告诉我，这叫钱牌，是在建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。我拿在手里掂了掂，感觉不一般，我轻轻地拂去了上面的泥巴，钱牌上面露出“准拾捌界江州行使”几个字，背面上端有“使”字，下端为官押符号，符号右上侧凿“权宜便民”四字。通过钱牌上面的铭文，我得知这是块南宋时期的钱牌，发行量不大，是钱币中的珍品。



钱牌是南宋特殊的产物，其为何用？因为史无明载，历来专家也就各行其说。一说铸于南宋初年，是宋高宗行军代用币。试想当年，高宗南渡后屡被金兵追击，曾流亡扬州、南京，后又乘船入海避乱，直到建炎三年金兵北归，才置行宫于杭州，当时称作“行在所”，不久升州为临安府，长期定都于此。据说钱牌曾在临安府一带发行，目的是弥补军用之缺，此说也不无道理。另一说认为钱牌的铸行当在宋理宗淳祐和景定年间，即南宋末年。

我收藏的这块南宋钱牌，四角圆折，呈狭窄长方形，长7.2厘米，宽2.3厘米，厚0.2厘米，上头中间有穿眼，便于用绳子穿引。用放大镜观察，钱牌上这种黄泥土为长江南岸标志性的土壤结构，钱牌上的铭文尽管因年代久远遭到不同程度的腐蚀，但遒劲有力的字体依稀可辨。经鉴定，这枚钱牌的材质为铅，这和南宋时期，建都临安之初，广铸铁钱，数量版别巨多恰恰相反。这种铅铸的钱牌传世不多，还是极为珍贵的，也是研究南宋货币流通的珍贵实物史料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◎鉴赏——



电话烟标

1900年，我国第一部市内电话在南京面世，当年上海、南京电报局开办的市内电话仅有16部固话。从那时到现在历经100多年的发展，固定电话一度普及到千家万户。如今，它逐渐被更为先进的手机所取代，要想在各类藏品市场上寻找固定电话的影子着实不容易。

大新烟厂出品于上世纪40年代的“电话牌”烟标，主版是一部壁挂式电话。黄金烟厂出品于同期的“电码牌”烟标，主版图案描绘的是一部黑色拨盘电话机，显示在该机拨号圆盘中心的数字，与浮现于话机上的一组红边空心数字一样，均为“62417”，这组数字究竟是否为该烟厂当时的电话号码，现已不得而知。天津和胜烟厂出品于上世纪50年代的“话机”烟标，主版图案所展示的也是一部黑色拨盘电话机，拨盘中心显示着一个红色的“1”字。当时一些提供服务的电话号码也曾出现在烟标上，如地方国营凤城县烟末厂出品的“凤凰牌”烟标，于主版凤凰图案下方，就印有该厂厂址及“电话210号”字样。

在少得可怜的电话烟标上，笔者竟然还发现了打电话的人物形象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中国中亚烟厂出品的“交际花”烟标，主版就是一名时尚美女，她左手拿着听筒靠近右耳，正在打电话，观其面带笑容的愉悦表情，猜想她听到的可能是一则喜讯。

这几枚烟标在反映人们对电话的认知和使用的同时，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固定电话在我国的发展历程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